事實類苑/卷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五十　占相醫藥（二）

下一卷▶

◆書畫伎藝（一）

太祖賜翰林院書畫

太祖平江南，賜本院書三千卷，皆紙札精妙，多先唐舊書，亦有是徐鍇手校者。其後散失過半，惟演再入院，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袟，其九經、三史、三國志、晉書，即是晁迥、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袟。

二

太祖平江南，所得圖畫，賜本院，初有五十餘軸，及景德、咸平中，只有兩村牧牛圖三軸，無名寒蘆野鴨三軸，徐熙筆；五王飲酪圖二軸，周文舉筆，亦令重裝背焉。見金坡遺事。

秘閣藏書

端拱元年，以崇文院之中，常置秘閣，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，提點供御圖書，選三館

正本書萬卷實之。置直秘閣及校理之職，命至擇其人奏署，吏以內侍監之。其外省自隸百司，秘閣列於集賢之下，寫御書及百餘卷，即秘監以奉進御，退藏於秘閣，內居從中降圖畫及前賢墨迹數千軸以藏之。淳化中，始造閣成，上飛白書額，親幸，召近臣縱視圖籍，賜宴。又以供奉僧元藹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。見楊文公談苑。

置御書院

翰林學士院，自五代已來，兵難相繼，待詔罕習王書，以院體相傳，字勢輕弱，筆體無法，凡詔令刻碑，皆不足觀。太宗留心筆札，即位之後，募求善書，許自言於公車。置御書院，首得蜀人王著，以士人任簿尉，即召為御書院祗候，遷翰林侍書。著善草隸，獨步一時，永禪師真草千字文，缺數百字，著補之，刻石，但得形範，而無神妙，世亦寶重之。修東嶽廟，立碑，命著書。著時任著作佐郎，辭以官卑不稱題刻，即日遷著作郎。時呂文仲為翰林侍讀，與著更宿禁中。太宗每歲九月後，至暮夜，即召宿直侍書，及待詔書藝於內東門北偏小殿內，張燭令對御書字，或問以外事，常以至乙夜而罷。著善大書，其筆甚大，全用勁毫，號散卓筆，市中鬻者一管百錢。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，又一番令書六字，又一番四字，又一番兩字，又一番一字，皆極於遒勁，上稱善，厚賞之。著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賜金紫。太平興國中，選善書者七人，補翰林待詔，各賜緋銀魚袋，錢十萬，并兼御書院祗候，更配兩院。餘者以次補外官，自是內署書詔，筆體一變，燦然可觀，人用傳寶，遠追唐室矣。見楊文公談苑。

祕閣畫

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，內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軸，藏之閣上。有唐太宗、明皇，晉王羲之、獻之、庾亮，梁蕭子雲，唐歐陽詢、顏真卿、柳公權、懷素、懷仁墨跡。顧愷之畫維摩詰像，韓幹馬，薛稷鶴，戴嵩牛，及近代東丹王李贊華千角鹿，西蜀黃筌白兔，亦一時之妙也。今懷仁墨迹、維摩詰像、韓馬、薛鶴，皆不存，考之積年舊籍，亦不復載。大中祥符八年，榮王宮火，延燔祕閣，然則書畫，豈亦有亡逸耶？祕書省請以秘閣所藏墨迹，未經太宗朝摹刻者，刊于中，有旨從之。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內出緡錢十五萬，趣其工，以八月旦日畢，釐為十卷，上之。東丹王名突欲，阿保機之長子也。唐同光中，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，下之，改為東丹國，以突欲為東丹王。保機死，其母立其次子，突欲自以失位，且畏迫逐，歸中國。唐明宗賜姓李氏，名贊華，出鎮滑州。贊華尤工畫，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，亦能為五言詩。其子兀欲亦善丹青。千角鹿出虜中，觀其所畫，誠妙筆也。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，卷首題梁令瓚姓名，而以箕宿為風

星，蓋避明皇諱也。此雖不知畫者為誰，要是唐人妙筆耳。然經星惟有十二宿，初疑亡去其餘，徐觀其用筆次第，所畫蓋至是而止耳。昔吳道子畫壁，下筆未盡處，後之人終莫能繼，豈妙於藝者，常嗇其巧，而不欲盡耶？傳古龍用筆簡勁，雖朽縑敗裂，而神氣動活，曾不少虧。牧羊圖品格洒落，皆妙作也。比於下庫故畫中得之，因加整治，藏之閣上。牧羊圖乃曾氏子以罪籍沒，然驗其印記，蓋太平興國初禁中所蓄畫也，不知外人何自得之。千角鹿、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、傳古龍牧羊圖，崇寧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內，留之。見蓬山志。

太宗棊品第一

太宗棊品至第一，待詔有賈玄者，臻于絕格，時人以為王積薪之比也。楊希紫、蔣元吉、李應昌、朱懷璧亦皆國手，然非玄之敵。玄嗜酒，病死，上痛惜之。末年得洪州人李仲玄，年甚小，而棊格絕勝，可侔於玄，歲餘亦卒。朝臣有潘慎修、蔣居才，亦善棊，至三品。內侍陳好玄至第四品，多得侍棊。自玄而下，皆受三道，慎修受四道，好玄受五道。慎修嘗獻詩云：“如今樂得仙翁術，也怯君王四路饒。”又作棊說千餘言以獻，上喜歎之，皆涉治道。見楊文公談苑。

撥鐙法

錢鄧州若水嘗言，古之善書，鮮有得筆法者。唐陸希聲得之，凡五字：撅、押、鈎、格、抵，用筆雙鈎，則點畫遒勁，而盡妙矣，謂之撥鐙法。希聲自言，昔二王皆傳此法，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傳之。希聲以授沙門■〈奚，言代夫〉光，■〈奚，言代夫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。希聲猶未達，以詩寄■〈奚，言代夫〉光曰：“筆下龍蛇似有神，天池雷雨變逡巡。寄言昔日不龜手，應念江頭洴澼人。”■〈奚，言代夫〉光感其言，因引薦希聲於貴倖，後至宰相。刁衍言，江南後主得此法，書絕勁，復增二字，曰導、送。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，而所書為一時之絕。李無惑工篆，亦得其法，查道始習篆，患其體勢柔弱，熙古教以此法，仍雙鈎用筆，經半年始習熟，而篆體勁直，甚佳。

墨

仁宗嘉祐中，宴大臣于羣玉殿，嘗以其墨賜之，曰“新安香墨”。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，皆庭珪雙脊龍，尤為佳品。出澠水燕談。

草書

凡章草小草，點畫皆有法，不可率意輒書。近年李居簡善草書，太宗甚愛之，以贊書大夫直御書院。王嗣宗亦習而不能精，諺云：“ 信速不及草書，家貧不辦素食 ”，言其難，卒置也，然小草尤難。

僧善書

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，廬山僧顥彬茂蔣善王書，關右僧夢英善柳書，浙東僧元基善顏書，多寫碑石印板，皆不下前輩。壽春惠崇善王書，又其次。

張維

公言張維者，蜀人也，為沙門，後反初。尤善王書，絕得懷素之骨，世鮮能及之。王嗣宗曾薦於今上，召試御書院。維自負其能，少肯降屈，入院內，環視諸人所書，不覺微哂，眾怒，非排之，止得隸祕閣，為楷書，不就。景德末，扈駕謁陵，還經鄭州，從幸開元寺，觀新塔，僧前揖言，聞公深信內典，願為之碑，因諾之。後為撰碑，維為書，真一時之絕也。維貧薄甚，後寄死人家。

縉雲醞匠

縉雲榷署一匠，善醞，經手者罔不醇美。嘗令寫其方，俾建安姻家造之，味不絕佳。因召匠詰傳方之謬，匠曰：“ 方盡於是矣。然其酘漿，隨天氣溫炎寒涼，量多少之數，均冷暖之節，攪勻洽，嘗味體測，此不可口授，但心能曉耳。家有二子，亦不能傳其要。 ”此亦莊子斲輪之義也。見楊文公談苑。

王舍城寺壁

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，皆吳生畫佛像，傍有題記，類褚河南筆法。國朝已來，奉使大遼者，道出寺下，例往觀之，題名粉板，或則取一二像，今且盡矣。

秘府書畫

秘府書畫，予盡得觀之，二王真蹟內三兩卷，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奇。其畫，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，李思訓著色山水，韓光水牛，東丹王千角鹿。其江南徐熙稚、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。

畫三朝聖迹

皇祐中，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事，人物才寸餘，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。詔學士李淑等譔次序贊，為十卷，曰三朝訓鑒圖，鏤板印賜大臣宗室。

張僧繇畫壁

保定軍東北數里，曰路　，一小寺殿後照壁，舊有畫水，世傳張僧繇筆，勢若搖動，真名手也。熙寧初，地震壁壞，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，今無復可見矣。

近時名畫

近時名畫，李成、巨然山水，包鼎虎，趙昌花果。成官至尚書郎，其山水寒林，往往人家有之。巨然之筆，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，人間不復見也。包氏，宣州人，世以畫虎名家，而鼎最為妙，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，而曾不得其髣髴也。昌花寫生逼真，而筆法軟俗，殊無古人格致，然時亦未有其比。

玉堂壁畫

玉堂北壁，舊有董羽畫水二堵，筆力遒勁，勢若動搖，其下三尺，頗有雨壞處。蘇易簡為學士，尤愛重之，蘇適受詔知舉，將入南宮，屬於同院韓丕，使召完葺之。蘇既去，韓乃呼工之赤白者圬墁其半，而用朱畫欄檻以承之。蘇出見之，悵恨累日，命水洗滌，而痕迹至今尚在。時人以蘇之鑒尚，韓之純朴，兩重焉。見金坡遺事。

君謨潤筆

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，刻石，其字尤精勁，為世所珍，余以鼠鬚栗尾筆、銅綠筆格、大小龍茶、惠山泉等物為潤筆，君謨大笑，以為太清而不俗。後月餘，有人遺予以清泉香餅一篋者，君謨聞之，嘆曰：“香餅來遲，使我潤筆猶無此一種物。”茲又可笑

也。清泉地名，香餅石炭也，用以焚香，一餅之火而可終日不滅。見廬陵居士歸田錄。

王捷煉金

真宗朝，有王捷者，汀州長汀人。少時薄遊江介，至星子縣，夜宿逆旅，遇道士授黃白術，未盡其要。後再遇其人於茆山，相攜至歷陽，指示靈草，并傳以合和密訣，試皆有驗。仍別付靈方環劍緘縢之書，戒曰：“非遇人君，慎勿輕述。”捷後以佯狂抵禁，配流嶺南，時供奉官閤門祗候謝德權適總巡兵，頗聞其異。捷後竄歸闕下，德權乃館於私第，鍊成藥銀，上進。真宗異之，命解軍籍，使劉承珪詰其事。捷以師戒甚嚴，終不敢泄，唯願見至尊面陳。於是承珪乃為捷改名中正，俾詣登聞，始得召見，即授捷許州散掾，留止京師。尋授神武將軍，致仕，仍給全俸，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。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，輝彩絕異，不類世寶，常將賜臣下。天慶觀金寶牌，即其所鑄金也。然中正亦不敢妄費，唯周濟貧乏，崇奉仙釋而已。今汀州開元寺，乃其施財所建也。卒贈鎮南軍節度使，此近古所未聞也。見青箱雜記。

雪中芭蕉

書畫之妙，當以神會，難可以形器求也。世之觀畫者，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，至於奧理冥造者，罕見其人。如彥遠畫評，言王維畫物，多不問四時，如畫花，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。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，有雪中芭蕉，此乃得心應手，意到便成，故其理入神，迥得天意，此難可與俗論也。謝赫云：“衛協之畫，雖不該備形妙，而有氣韻，凌跨羣雄，曠代絕筆。”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：“古畫畫意不畫形，梅詩詠物無隱情。忘形得意知者寡，不若見詩如見畫。”此真為識畫也。

黃梅出山圖

王仲至閱吾家畫，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，蓋其所圖黃梅、曹溪二人，氣韻神檢，皆如其為人。讀二人事跡，還觀所畫，可以想見其人。

按樂圖

國史譜言，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，維曰：“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。”客未然，引工按曲，乃信。此好奇者為之，凡畫奏樂，止能畫一聲，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，何曲無此

聲，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？或疑舞節及它舉動指法中，則有奇聲可驗，此亦不然。霓裳曲凡十三疊，前六疊無拍，至第七疊遍，自此始有拍，而舞作。故白樂天詩云：“中序擘騞初入拍”，中序即第七疊也。第三疊安得有拍？但言第三疊第一拍，即知其妄也。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，曰：“此彈廣陵散也。”此或可信，廣陵散中有數聲異佗曲，如潑撒聲之類是也。

沈括論畫

畫牛虎皆畫毛，惟馬不畫。予嘗以問畫工，工言馬毛細不可畫。予難之曰：“鼠毛更細，何故卻畫？”工不能對。大凡畫馬，其大不過盈尺，此乃以大為小，所以毛細而不可畫。鼠乃如其大，自當畫毛。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，理亦不應見毛，但牛虎深毛，馬淺毛，理須有別，故名輩為小牛小虎，雖毛，但略拂拭而已。若務詳密，翻成冗長，約略拂拭，自有神觀，迥然生動，難可與俗人論也。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，理當畫毛，蓋見小馬無毛，遂亦不摹，此庸人襲跡，非可與論理也。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塔樓之類，皆仰畫飛簷，其說以謂自下望上，如人平地望塔簷間，見其榱桷。此謬論也，大都山水之法，蓋以大觀小，如人觀假山耳。若同真山之法，以下望上，只合見一重山，豈可重重悉見？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。又如屋舍，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。若人在東立，則山西便合是遠境。人在西立，則山東卻合是遠境。似此，如何成畫？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，其間折高折遠，自有妙理，豈在掀屋角也。畫工畫佛身光，有匾圓如扇者，身側則光亦側，此大謬也。渠但見彫木佛耳，不知此光常圓也。又有畫行佛光，尾向後，謂之順風光，此亦謬也。佛光乃定果之光，雖刼風不可動，豈常風能搖哉。